

珞珈山 随想



沈祝三资料照片

8月的珞珈山，草木葱茏，绿树成荫，不是老照片里荒凉到一片光秃秃的样子。

站在山上，我想起了一个老人，一个目盲的老人。校舍建成时，他早就瞎了，并没有亲眼见到这片他耗尽家财建成的校园。

他没有读过书，就希望后面的学生可以读书。他盖的楼依山而立，“天平地不平”，寓意每个人出身不同，但通过努力，可以到达同一片“樱顶”。

这是一个美丽的校园，许多建筑细节至令人赞叹。上世纪30年代，沈祝三在内外交困的景况下，尚且给国家民族留下了如此完美的建筑，用西方的建材，承续中国的传统。

那今天的人呢，又将给后世留下什么样的建筑？

珞珈山，原名罗家山，一名落驾山。

1928年，30岁的闻一多将之改名“珞珈”。“珞”是坚硬的玉石，“珈”是玉石做的头饰。他在这座几近荒凉的小山丘上，看到了将土石打磨成美玉的可能。

选中这个地方的，是地质学家李四光。他是湖北黄冈人，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，负责给新武大选址。

“武昌东湖一带是最适宜的大学校址，其天然风景不唯国内各校舍所无，即国外大学亦所罕有。”这个观点来自李四光的手下叶雅各。他是一位林学家，熟悉武昌郊外的地理环境。珞珈山，虽然只是一座海拔118米的小山丘，却是东湖南面的制高点，登高一望有山有湖，整修一番想来别有景致。

李四光和筹委会都同意了这个想法。他亲自为武大勘定了主轴线，并赴上海请在华的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设计新校舍。开尔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，1925年曾在中山陵设计竞赛中获第三名，对中西建筑艺术皆有研究。

按照筹委会“实用、坚固、经济、美观、中国民族传统式外形”的要求，开尔斯以北京故宫为蓝本，秉承中国传统建筑“轴线对称、主从有序、中央殿堂、四隅崇楼”的思想，“远取其势，近取其质”，利用珞珈山、狮子山一带的地形，历时一年多，完成了新校舍的设计。

随后就是工程招标。参加投标的厂商共5家：汉口汉协盛营造厂、汉口康生记营造厂、汉口袁瑞泰营造厂、上海六合贸易工程公司、上海方瑞记营造厂。这5家里，有3家是宁波人开的，“汉协盛”的老板是沈祝三，“康生记”老板是康忻生，“六合”老板是小港李家的李祖贤。可以看出“宁波帮”在武汉建筑行业的地位。

沈祝三中标了。他的第一项任务是修一条路，让各种设备、建材可以运上山。

二

武汉大学的建筑承包商，除了沈祝三，还有一些宁波人。比如李祖贤，负责了武大的二期工程建设（沈祝三建了第一期），包括图书馆、工学院、法学院、宋卿体育馆、华中水工试验所等都是他建的；还有一个叫沈中清，负责协助勘测设计，武大最早的建筑，包括著名的武汉大学牌楼，有他设计的功劳。

今天的武汉大学牌坊，立在武大主干道，即当年运物资那条路的南侧。牌坊最早的作用就是地标，指示大家道路尽头有一座正在建造中的校园。

筚路蓝缕、劈山建校的武大，设计极具巧思。狮子山的最高处是图书馆，东侧为文学院，西侧为法学院，“左文右武”。文学院用清水墙体，琉璃瓦庑殿顶，翘而尖的南方式飞檐活泼俏丽，与西侧法学院平而缓的北方式飞檐遥相呼应。

文学院之东为理学院，隔操场与工学院对望。理学院主楼采用拜占庭式的穹窿屋顶，与工学院方形墙体和玻璃方屋顶联动，体现“天圆地方”。

图书馆南侧依山而建的男生宿舍，也即“老斋舍”，共四栋，在狮子山南坡一字排开，以三扇配有门楼的圆形拱门连接。宿舍的十六个门洞分别以《千字文》中的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”取名。老斋舍落成初始，单身教职职工住“天字斋”，女生住“地字斋”，其余均为男生宿舍。

老斋舍是武大“地不平天平”的著名建筑之一，各排房屋底层地面在不同高度上，屋顶则在同一平面。意在告诉学生，每个人来处或有高低，但最终抵达的，是同一片天空。

今天留下来的文学院、理学院、老斋舍、法学院西侧的学生饭厅及礼堂，还有珞珈山“一区十八栋”教工宿舍都属于一期建筑，都是沈祝三建的。

其中文学院是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的第一栋建筑，1930年4月开工，1931年9月落成，首任院长正是给珞珈山起名的闻一多。

走在武汉大学校园中，游客会被很多建筑细节打动。可能是飞檐上的蹲兽，可能罗马柱柱头精细的浮雕，可能是房梁上的“宝葫芦插三戟”（连升三级），可能是歇山顶上的琉璃瓦在夕阳下映照出斑斓的神采。

1932年5月26日，武汉大学举行隆重的新校舍落成典礼。蔡元培发言称赞珞珈山新校舍工程设计新颖，是国内最漂亮的大学建筑。当年年底，胡适赴武汉大学讲学，他在日记中写：“校址之佳，计划之大，风景之胜，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。人们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，其实是披荆榛，拓荒野，化荒郊为学府。”

三

据统计，清末至民国，武汉三镇的300多处著名建筑中，建筑商可考的有107处，其中56处是沈祝三的“汉协盛”造的。他本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建筑商。

从照片看，他长相清瘦，颧骨突出，眉目内敛，容色沉静，并不精明，甚至显得有一点“老实”，看不出有什么商人的气质。

1877年出生在鄞县走马塘的他，从小跟舅舅去上海，经人介绍到建筑营造厂做事，先后跟了杨斯盛和老乡张继光两任老板。受这两位建筑业巨头的影

响，沈祝三上手很快，甚至学会了看英文图纸。张继光叫他到南京监督一个英商工程队，天降大雪，工人夜间畏寒不肯下井，沈祝三带头下井干活，得到了英商的尊重。他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，后来在武汉自立门户，仍沿用张继光上海协盛营造厂的“协盛”之名，取名“汉协盛”，以示喝水不忘挖井人。

1932年3月，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开学典礼上提到：“承包主要建筑物的是汉协盛营造厂，老板是沈祝三先生。他的出身原很微贱，在汉口经营建筑事业有数十年之久，汉口的大部分主要建筑如汇丰银行等都是他造的。可是现在他目盲已有十多年了。他每天自早至晚，都坐在他的小办公室的桌边接打电话，指挥珞珈山及其他部分的工人从事工作。我们真抱歉得很！在他投标之后，金价大涨，而他所用的材料中，外货又甚多，因此，据他交工时候的估计，亏本有24万元之多。可惜本校的经费也十分困难，无法补偿他。可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感谢他，当时肯以比较低廉的标价，担任这个巨大的而且困难的工程。”

作为汉口最大的建筑承包商，很难想象沈祝三会为建武大到负债累累的地步。但事实就是如此。1931年，长江洪水泛滥；武大是开山建校，开山、筑路都要额外费用；国际经济危机，带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……许多意外，沈祝三在接这个工程时无法预料到。

同时，沈祝三的“三不”很有名，不主动向业主提高造价、不拖欠供应商货款、不拖欠建筑工人工资。为筹款，他将多处私宅和阜成砖瓦厂抵押给银行；明知已经全面亏损，仍做精工程，原来承诺送水塔、水池等配套工程的承诺依然兑现。“宁波帮”的诚信二字，在沈祝三身上，体现为一种人格的庄严——在这世界上，捐资兴学的人很多，“毁家兴学”的，恐怕没有几个。

“汉协盛”直到1941年沈祝三离世，也没有缓过劲来，后来在汉口江滩，不太能见到它的名字了。但东湖之畔，中国最美大学之一武汉大学巍峨耸立、古朴庄重、轩昂瑰丽。

前些年，一直有人呼吁在武大给沈祝三立像，让他“看”一眼他建造的学堂，可惜至今这个愿望都没有实现。

记者 顾嘉懿

刚竣工时的武汉大学。

